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五

明 張燮 撰

東洋列國考

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為小國而後寢大

吾學編曰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質

機不喜
爭訟

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并貢方物

其地去漳為近故賈舶多往有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

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酋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為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為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既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為壓

冬聚居澗內為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萬

厯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居役諸

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

政和堂集曰高酋為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

亨五為哨官鄭振岳為通事郭惟太等為兵

夷人偃息卧船上使華人日夜

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

死箠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酋以洩吾

忿勝則揚帆故鄉即不勝死未晚也議既定夜半卧

內刺酋持酋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及或落

水死和五等悉獲金寶兵器駕其船以歸失路之廣南
為交首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首
既死子郎雷猫各擁兵駐朔霧馳回代立為首遣僧來
訴明年閩撫遣賈舶召回久住呂宋華人首為給糧以
歸致書及詞重訴父冤

呂宋嗣王具文一道用金篋封
識另小書用紅羅包裹付賈舶

攜來內稱郎雷氏散裏系勝是猫吞爺氏奉干系蠟國
主命鎮守東洋呂宋等處蒙差官來探日本消息召回
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敵國有
備禦之固況日本熟知敵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
何足以懼前華回唐人係是久住不安生理今之華者
因敵國狹窄水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

鑒察其被害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貝并究殺父之人
償命以警後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於舊年十月駕船
往貴省奔訴父冤萬里懸情惟冀秉公嚴追究治從兄
巴禮厚遣歸國感佩圖報又訴詞一紙為辯明父冤事
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閩內唐民願充助敵者二
百五十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
交遠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吊在船桅
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帶寶貝銀錢數
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牽罟捕魚共烹而食卧
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并番目四十餘
命盡行殺死僅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
逃僕時奉命帶兵駐劄胡霧各屬間變共議報冤將城
內舊澗拆卸僕聞訃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復議設
新澗城外慮及番兵橫為擾害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澗
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
思見澗地接通城郭燕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

牆之禍再議移澗此非本心革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

達施行

閩撫許孚遠具疏以聞

許中丞疏畧曰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因而

流落彼地不下萬人番酋築蓋舖舍聚剗一街名為澗內受彼節制已非一日去秋彼酋抽取我民二百餘人為兵刑殺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豺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戰自焚固其自取而殺其酋長奪其寶貨逃之交南我民恨毒亦已甚矣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歸國置惟太等

于理潘和五竟留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溢格稍不得當呵辱無已時犯者即嚴置以法自茲繫既結疑貳日深夷益虜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

自採金中貴蠱尾四出一妄男子張巖更為新奇其說
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
得巨萬無禁有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不報閩當事持
之乃遣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
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酋言華無他特奸人橫
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茲土使奸人自窮便於還報耳
酋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諸流寓先結蓬席
為殿如公署狀酋盛陳兵衛邀丞入亦為丞設食然氣

豪甚問丞曰汝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
是何樹生來丞無以對數目疑疑云此地皆金不必問
豆所自蓋疑欲借朝命臨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
言夷人皆大笑酋留疑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為戮
於司寇廼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悽死疑
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國有啓疆意
益暴虐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聲言今日之事汝為政
一旦天兵下海門汝輩寧為石人乎語稍稍傳布夷益

疑明年夷遂決計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鐵輒厚售之即切肉小刀價至數錢華人利其直輒聽鬻去家家無復寸鐵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人為一院入即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衆走菜園屯聚為亂八月朔日夷兵大起攻菜園死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應敵夷亦少挫苴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慮其誘我撲殺彼使夷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饑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燃銅銃擊殺華人萬

餘華人大潰或逃散餓死山谷間橫尸相枕計指二萬
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徨無主盟又糧與及
俱乏故搏手困窮膏塗遠嶼華人在大崙時風雨大作
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有光炯燦大地震動每驚突
自相觸殺夷乘其斃而屠之是月漳亦大水漂沒萬家
受禍同時陽九之均厄也後夷酋下令招撫其所掠華
人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明年
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酋善輒冒領他貨稱為

某子甲姻黨綑載乾沒云三十三年有詔遣商往諭呂
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留者又成聚矣佛郎機身長
七尺眼如貓嘴如鷹面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
赤其僧擁重權國有大故則首就僧為謀主人論死者
僧誦經勸之首肯然後行刑中罪用拘輕拘一
足重則拘兩足婦女歲
時詣寺識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為說法鞭之數
十忍痛不敢言夜留宿寺中聽僧意所指畫唯唯而已
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貯以布囊就寺以

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既
為佛郎機所戕輒崇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為標牛
厭之標牛者柵木為場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叫
擲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靡國不至至則謀襲人呂宋
滿刺加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嘗攻破婆羅婆羅放藥
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在中國香山盤據為日已久今

則馬非馬驢非驢儼然金城雄其鴻中矣

廣東通志曰
佛郎機素不

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灣口銃聲如雷
以進貢為名撫按查無會典舊例不行乃退泊東莞南

頭蓋房樹柵恃火銃自固御史邱道隆何鰲前後具奏
皆言殘逆稱雄逐其國主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
刺加使臣風飄到灣往來窺伺熟我道途畧買小兒烹
而食之近日滿刺加國王奏其奪國讐殺等情屠掠之
禍漸不可長宜即驅逐所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詔從
之海道副使汪鉉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
乃悉擒之餘皆遁去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舶雜諸
夷中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方
言謂天為西羅日為梭羅風為綿除山為文池真珠為
亞思佛玳瑁為寶除奴牙犀角為亞里高佛金為阿羅
銀為巴
勞熙

形勝名蹟

覆鼎山

其形似鼎倒覆故名上有野夷巢
居樹巔射鳥獸鮮食之人跡不到
文武樓

遠望
山容

甚偉故華人蒙以佳號

大崙山

華人與呂宋相攻時屯聚于此

圭嶼

為其山與吾澄圭嶼相類

因聚今名

半邊山

望之半缺故名

加溢城

初只一山夷人以其要害地也慮紅毛出沒始築城

伏銃其內賊至以銃擊之敵不敢窺張疑所稱機易山想即加溢之訛耳

大湖

假港

即呂宋港

口

物產

金

永樂時充貢奸人所擬影而唱金豆之說也

銀錢

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峙次三錢六分夷名

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攜來

子花

即吉貝花

蘇木

夷名

巴勝居
椰
哥具

交易

舟至遣人馳詣酋以幣為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
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罅隙而後彼亦
戒心于我恐族類既繁後復為亂輒下令每舶至人只
二百為率毋溢額舶歸所載回必倍以四百毋縮額我
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聽其查覈中流輒逃回彼土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為城佛

市名濶內舊在城中後
既猜嫌改設城外新濶

郎機以苜蓿來鎮米穀繁盛他產不過皮角之屬未至港
有筆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為密雁為雁塘皆小小村落所
產皮角子花

玳瑁港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凡舟往
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名玳瑁然玳瑁
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為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
高嶼

呂蓬在呂宋之南產螺蚘

磨老央在呂宋之後產子花油麻椰子

以寧從文武樓一葦可造產只蘇木其地有龍隱山最大

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糧食處所也其咽
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
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

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為婚媾城戍儼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冤自

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棠

以上俱呂宋屬國佛

郎機人主之者也呂宋王如中國總兵官已禮如文吏諸國酋皆呂宋王所遣偏裨為政其間所在各建禮拜寺咸有已禮司彼夷化諸國風俗與呂宋盡相類故附列焉

蘇祿 島藥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妻

子苜目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冠服金錢錦幣雜器子女

姻戚侍從賞賚有差

會典曰賜王紗帽金箱玉帶銀花金帶金蟒龍衣金銀錢紗錦紵絲

紗羅器皿等物王妃冠服銀紗紵絲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

三王者東王為長西王

亞之峒王又亞之空國來歸鱗次闕下亦嚮化之篤也

還次德州東王以疾殂于驛亭命有司營葬更為文樹

碑墓道留其姬妾內侍十人守墳滿三載然後還國遣

使冊其子都麻合為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今

賈舶到者言其城據巉巖之巔雅稱天險疑是峒王所

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落不滿千家山涂田
瘠間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髮
纏皂縵繫小印布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編竹為布時從
鮫室中探珠滿袖自成生涯云

形勝名蹟

石崎山

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為保障

犀角嶼

珠池

入夜登高望之水面浮光

物產

真珠

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

玳瑁

本朝充貢

珠殼

片腦

本朝充貢

番

錫

本朝
充貢

降香

本朝
充貢

竹布

本朝
充貢

綿布

本朝
充貢

革茛

本朝
充貢

黃蠟

本朝
充貢

蘇木

本朝
充貢

豆蔻

鸚鵡

交易

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
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
一巨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
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往也每
返棹輒留數人為質以冀後日之重來

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猫里務

網巾礁老

猫里務即合猫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
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回道奴
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隣壤故與呂宋使
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舶人為之語曰若
要富須往猫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網巾礁老者數
為盜海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裁半虛中以盛水

者入水蕩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
至趨避不及無脫者猫里務既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
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為賊所急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

羅黃山

上有白石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欽定四庫全書

小國見華人舟楫然以喜不敢凌厲相加故市法最平
礁老在海上行劫第欲人之詣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
待蓋自藏其殺機焉

沙瑤叻啤嘽

班隘

沙瑤叻啤嘽其地相連叻啤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
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畜髮椎結衣
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襲以二三重婦
人一襲而止男著皮履婦人乃卻跣足足極細潤耳皆

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鍍衣服即錦綺或甚奇細之布
必剪破服之以衣服多為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辨
築板為城豎木覆茅為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直伏跪
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禮拜寺甚夥凡入
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
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及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
逃聽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
別輒聽去及期妻子自送詣苜苜令架高棚登棚自剖

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水滌所生子置子水中生而
與水習矣又有班隘者即蚊罩山山甚竒往往有仙人
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亦名火山險巖倍常人跡
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
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

海山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僻土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攜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布疋然竟少許不能多也舟至詣酋亦有微贈交易朴直

美洛居

美洛居俗訛為米六合東海中稍蕃富之國也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

女多市中國盛酒器圖飾其外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
豪侈讌會設二大盆盛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
長大者起為夷舞年少環列旁視遜不敢登場也先是
佛郎機來攻國人狼籍請降赦其首令守舊為政于國
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為守和蘭既輒張
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首語曰若善事
吾吾為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頸故云酋唯唯又裨理國
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不殺奴污吾及奴故反耶

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澗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
人中途殺夷王駕其舟遯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
馳還呂宋嗣立為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父所志紅夷
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衆輒返國既去復來呂宋王兵
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酋立
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復破呂宋酋逐之去更立美洛
居酋子為嗣自是每歲征關遞為勝負華人某者流寓
彼中慧而黠有口辨遊說兩國間分萬老高山山半為

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並雄茲土

形勝

萬老高

即兩國分界處

香山

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每檄致之委積

充棟以待他壤之
售民間直取餘耳

物產

丁香

東洋僅產于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

向時舟所攜貨有為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機必

怒謂此舟非闕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之後稍息睚眦然一淵兩蛟商彼者亦難矣

文萊

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

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
中國碑先年曾為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
流出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
石城一木城後折石城於長腰嶼築岸閉潮今所遺者
木城耳王削髮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
百餘輩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
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間所賜
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啗喝其部

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禮拜寺每祭用犧

吾學編云人多念佛素食

殺惡

民間不得食猪肉食猪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

處行劫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形勝名蹟

聖山

夷人自號此山為天下第一山按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人跡罕到此沿其名耳

長腰嶼

毛文蠟

鯉魚塘

浮納招廟

神為國初時押工總管直庫三人陣亡合葬于

此因廟食其地賈船到必屠牛烹雞并獻茉莉花紅花
瓶篋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則病彼國人將行賈亦
獻花禮神得利回取雙雞繫刀于足
俾闢墓前雞死即以謝神亦大奇也

物產

真珠

本朝充貢

玳瑁

本朝充貢

瑪瑙

見一統志

車渠

魏文帝賦曰玉屬也多織理

縞文木

本

朝充貢

片腦

海上耳錄曰腦樹出東洋文萊國生深山中

老而中空乃有腦有腦則樹無風自搖入夜

腦行而上瑟瑟有聲出枝葉間承露日則藏根祇間了

不可得蓋神物也夷人俟夜靜持華索就樹祇攀束震

槭自落

黃蠟

本朝充貢

斜藤

交易

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秤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蚤行有時貿易未完

必先駕在港外

東番考

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于此

雞籠淡水

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

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

名山記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

無君

長徭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性好勇暇時習走足躑躅皮厚數分履棘刺如平地不讓奔馬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男女椎髻于腦後裸逐無所避女或結

草裙蔽體人遇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至見華人
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長者為裏衣而短者蒙其
外凡十餘襲如檐帷颺之以示豪侈別去仍掛於壁裸
逐如初男子穿耳女子斷齒

女年十五斷
唇兩旁二齒

以此為飾手

足則刺紋為華美衆社畢賀費亦不貲貧者不任受賀
則不敢更言刺紋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
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
之口琴薄鐵所製蓄而鼓之錚錚有聲女延之宿未明

便去不謁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迨產子始往
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母或云既留為婿則投以一簣
一鋤傭作女家有子然後歸妊婦產門外手拄兩杖跪
地而婉遂浴子於清流焉人死以荆榛燒坎剝尸烘之
環匍而哭既乾將歸以藏有祭則下所烘居數世一易
地乃悉汚其宮而埋於土他夷人無此葬法也四序以
草青為歲首土宜五穀而皆旱耕

名山記曰治畬種禾
山花間則耕禾熟拔

其穗粒比
中華稍長

穀種落地則禁殺人謂行好事從天公乞飯

食比收稻訖乃標竹竿於路謂之挿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訂兵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皆潰其殺人者賀之曰壯士前殺人也見殺者亦賀之曰壯士前故見殺也次日即解嫌和好如初其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伐竹構屋而茨以茅廣長數雉聚族以居無歷日文字有大事集而議之位置如橫階陞長者居上以次遞下無位者乃列兩旁至宴會置壘團坐酌以竹筒時起跳舞口烏烏若歌曲焉其人精用鏢竹

棟鐵鏃長五尺九咫銛甚攜以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羣出則約百許人即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腊之篤嗜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音噉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澗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中貴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擬之狗國也至今

猶傳為寶富者至掇數枚曰是祖宗所貽云厥初朋聚
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
魁港飄至遂往以為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閩
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形勝

璜山

璜璜氣每作火
先沿山脈鑿

沙巴里

大幫坑

大圓堯港

物產

薏苡

甘藷

漳名番藷以其自東番攜來也異物志曰
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去皮肌肉正白如脂

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南方草木狀曰實如拳皮紫而
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諸蘋蒸熬切如米粒以充糧糗是

名諸

椰

佛手柑

酒

名山記曰米甘香採苦草雜
米釀之間有佳者飲能一斗

鹿

名山記曰儼儼
俟俟千百為羣

交易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
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準索
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之則言物已雜不肯受
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誼譁不肯歸至商人上

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
好客亦自踈莽有韻

論曰合東洋諸國僅足當西洋大國之三呂宋既折入
干系蠟已非貢夷之舊直蒙故號與相羈縻而已蘇祿
婆羅賈類藏珠會均執玉異防風之後至同儷日之齊
翻宜其久也雞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
焉

東西洋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六

明 張燮 撰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遞相攻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為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

食通傳言語

魏志曰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男子一人給飲食

傳辭出入居處宮室常有人持兵守衛

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膜乃

立宗女臺與為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絕

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

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出聽政日出便序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人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相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僻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並二儀以王慕化故遣

行人來此宣諭復唐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

本武后時使臣真人栗田請從諸儒受經副使仲滿至

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真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藻四披紫袍帛

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宴之麟德殿間元初復朝請

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為師獻大幅

布為贊悉賞物賈書以歸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

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悉久乃還建中元年

使者興能善書具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宋時屢

遣僧入貢方物宋史曰僧旡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

旡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鏤紅羅襪

水晶為軸旡然詣五臺令所過續食求印大藏經詔給

欽定四庫全書

之景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
並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
至天台國清寺願留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遠人有戒業
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
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仲
日本舟為風濤飄至者悉
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

厚給之

按宋史乾道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不得
食行乞至臨安復百餘人詔日給錢米俟其國

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給常平
倉錢米賑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太二年復有倭人
風飄而至者詔並
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嗣發水
給錢米遣歸國

犀十萬征之全師漂沒

元史曰敗卒于闐脫歸言官軍
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

一日風破舟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山下衆
議推張百戶為主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日本人來

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間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終元世竟不通然亦不能為寇洪武二

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即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秩曰聖天子蕩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為

寇掠自如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

舸以便追逐從之

憲章類編曰廖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

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請令沿海添造快船巡徼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

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貢語謾詔

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

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為檄

數而卻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

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

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兵戍之

犬羊盤錯矣

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召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

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

築福建海上十六城

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

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鎮山

賜勘合百道與期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

立遣使冊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

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

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

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未幾復寇遼左都

督劉榮大破之

吾學編曰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緝海上猴堡伏兵伺倭十七年倭入王家山

島傳

峰皆至榮率精兵疾馳望海燭賊數千人直抵馬

雄島

榮發伏出戰遣奇兵詣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

桃園

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

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

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

絡繹倭乘為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廣

寧伯宣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遞貢遞掠羈縻而已

倭益縱無忌至焚官庾墟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

卜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為樂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
議卻貢竟從中格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
素卿者鄞人朱縞也入倭有寵于王易姓名充使守臣
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歸嘉靖
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不能御其酋諸酋
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來
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兼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
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為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賄先

素卿宗設大忿攻素卿遂踰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
下素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者十七年至十八年王
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以三
為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者卻勿受夷性婪鯁約如故
內地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吶喝官府
逐寇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
大恨言我挾王貲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
上亡命無賴之徒交構為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時特設

閩越中丞臺彈治之撫臣朱紉日夜飭兵甲嚴糾察上

章暴勢豪交通罪

紉疏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

難

紉竟為豪所中自殺賊益獫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

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為中丞拮据粗
有成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鏜湯克寬俞大猷
為將倭四出流剽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為
總督經前督兩粵有威惠調粵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
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相嵩貴華頗指經

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下文華遂劾經養寇井及天
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
人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
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
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于陶宅敗績
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
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漂水橫
行數千里殺傷蔽野至蘇州始為叅政任環所敗大猷

等逐賊海上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

有倭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

漳志

曰三十六年海寇許老謝策等突至月港擄殺千餘家是冬倭泊浯嶼往來漳潮間流毒甚慘三十七年夏寇月港焚燒人家奪舟去是冬海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散處行劫二月倭數千自潮來延劫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楊宜既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

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疆徐海後至與東合勢

雄甚當事意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

能拔乃解去

葉福唐阮中丞傳曰賊衆奔桐鄉公先馳入城與知縣金燕死守自倚戰女牆上更

四十餘日乞援於胡竟不應賊悉力仰攻不能入持胡公牘請鴞曰吾與胡成矣公怒伏神銃射之穿其股賊退乃宗憲欲搆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為好語者東疑之則

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乃計擒東以獻而自率其

衆別營梁莊鶚遣官兵盡殲東巢進攻海于梁莊海死

兩浙暫平

李文定曰海奔據沈莊憑險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躬率重兵赴之別選壯士夜潛

渡濠薄賊柵焚之海重甲突圍創斃之賊遂滅

其明年誅王直直徽人也嘯逋

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艨艟巢五島中奸商王激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來皆直等為導宗憲欲招之乃

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為言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為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臣還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激人見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

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有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宗憲不敢為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巡撫李遂討平之

李遂至如皋與賊遇白蒲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

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
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皋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
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
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
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
瓜儀而分兵緝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
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
遂益合兵攻圍賊因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
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
賊大潰江北倭悉平

其寇閩最劇者曰張璉璉饒人

也三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土

漳志曰張璉僭偽號襲陷雲霄城屯

住十餘日方去是時平和詔安龍巖南靖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所在為亂璉又攻破寧德

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橫嶼

阻水為營官軍踰年莫敢進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每至郡邑從當事酣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為備酒罷輒督兵行數十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鎮海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四將雄據海上久之

先是張維等二十四人造船通倭官府莫能禁戊午

冬遣兵剿捕維等率眾拒敵由是益橫據堡為巢官府為倭饒亂故用以賊攻賊之計遣金幣招致洪迪珍攻

倭倭衆由詔安漳浦取道漸山進擊八九都接戰草坂城外倭敗走而迪珍等益橫張維復叛巡海道周賢宣檄鄧士元討擒之自此地方告寧而設縣之議起矣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繼

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薄戰因風縱火賊糜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連江仙遊追至漳浦大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于詔安滅之當是時繼光幾無閩

時廣中倭亦為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

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

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勾引入犯我亦嚴

為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清盛秉政一
門並據要路為淫暴於國萬厯十四年平信長為關白
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為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
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為業醉卧樹下信長出獵吉
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鋒穎異常因留養焉名木下人
嗣從征伐有功為大將已而信長為明智所殺秀吉與
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為關白倭奴既盛散入諸
國間萬歷初使臣封琉球聞中山王往往為倭所苦至

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通貢闕撫以聞朝議置而不問
二十年正月秀吉帥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
久武備盡弛王李昭聞變恒怯遂陷三道太妃及世子
為倭所執昭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師
皆沒上震怒以宋應昌為經畧率大將軍李如松督諸
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我師追討
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戰不利大司馬石
星度內閣有厭兵意力主和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

馬倭遣小西飛來議貢

顧養謙孫鏞相繼為總督俱掣肘不得展

中朝力陳

其偽章滿公車大司馬持之堅上為下御史曹學程于獄至論死於是中外莫敢言乃遣臨淮勲衛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冊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遞還朝鮮陪臣李元翼知關白無意罷兵議乘釜山漸弛作攻復之計為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檄旁午和議訖不成上始暴大司馬石星誤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邢玠為經畧楊鎬為經理鎬誓師躬自督戰屢破

清正園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和也倭窘
甚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圍出戰我師敗歸
鎬坐奪職萬世德為經理無何秀吉死倭人反首拔舍
而還世德追破之斬獲甚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
倭聲言入閩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
劫者時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舶春秋防汛遺刁斗憂而
富人射利之徒又詭給別引挾重貨走倭覲其厚直且
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上諭廷臣議嚴越

販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
球虜中山王以去中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
貢自陳包茅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既降倭恐藉貢
使為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三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海
上閩當事驅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倭將有事
東番漂渡閩越間在處為蠆螫閩遣材官董伯起偵之
徑擁之去其明年倭酋村山等安命小舟送伯起來歸
并獻方物上章求市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

之遣還然比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襲料羅冬陷大金
春屯彭湖大抵遭風飄搖登岸取水元非入犯顧當者
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他往至夏
五月有倭舟為風濤擊碎流泊東湧中丞臺命將以計
擒之旋以捷聞聞自戒倭後請增置遊擊將軍一人領
舟師備倭戎容亦稍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
三島又附庸國百餘最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
為不侵不叛之外國雍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令

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

宋史曰海賈周世昌遭風

至日本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曰

國不習戰闕

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

蓋造物者突開東南幾番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烈耳

詎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倭地北跨朝鮮南盡閩

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

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為和泉又南為

沙界沙界之東南為紀伊紀伊之西為伊勢山城之西

為丹渡左為攝津左之西為攝摩右為但馬右之西為
因幡丹渡西為美作左為備前左之西為備中右為因
幡右之西為伯耆美作之西為安藝出雲之西為石見
安藝石見之西為山口答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
西為長門關渡在馬渡北而西為豐前其南為豐後又
其南為日向豐前之西北為筑前西南為後筑後筑之
南為大隅大隅之西為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
伊豫為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為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為

佐加關薩摩之北為肥後又其北為肥前肥前西懸海
為平戶平戶之西為五島北為多藝為伊岐極北則對
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
內相攻彊則屬役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
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
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
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
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後和泉諸島耳男子

魁頭削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足皆徒跣亦間用
屨勇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
無敢捍者邇又為蝴蝶陣勢且益熾夫中原百貨所萃
彼國之所必須嚴絕百端既不勝內熱微開一線又多
憂外潰則衣衲之不可以已也亦久矣

隋書曰內官有
十二等一曰大

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
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
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
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袈裟其袖微小
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不得用金銀飾
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兩耳

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屢襦裳皆有襪織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殲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朝會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之云理曲即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黥面文身投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好碁博握槊搏菹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俗無盤俎藉以擗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姪妬死者斂以棺柳親實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

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舉
唐書曰王以金玉文布為衣左右佩銀鵞長八寸以多
少明貴賤 宋史曰詹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
以書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
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
寒暑大類中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國
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寮吏皆世官
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日天村雲尊其
後皆以尊為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
尊次膽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槍尊次角
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而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
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奘諾尊次素戔嗚尊次
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彥尊
次炎尊次彥瀲尊凡二十三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彥
漱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
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唐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

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天
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
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
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
人言今為鎮國香粧大神次神功
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
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為太
柰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
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
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
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
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
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寧
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
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
閑天皇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
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
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
於百濟當此土梁承聖元年
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
曰聖德太子年三歲間十人語
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
提寺講聖賢經天雨曼陀羅華
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
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峻天
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
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
皇次孝德天皇白雉

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
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
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
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天皇次天寶三年當長
安元年遣栗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
閉天皇次飯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
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
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
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
白壁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
學佛法次桓武天皇遣勝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
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
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
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
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睿入
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

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
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
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
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
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
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
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
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
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波狹馬因幡
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
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
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凡
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竺前竺後豐前豐後肥
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
伎對馬多祓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
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

百二十八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續文獻通考曰
飲食常用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
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
匙長曳地男女治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為禮道遇尊
長脫鞋履而過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

國之鎮山永樂初御製文賜之立碑其地

邪摩堆

是倭王都處即魏志所謂

邪馬臺

阿蘇山

隋書曰石無故起火接天俗以為異因行禱祭

東奧州

產黃金處五龍

山

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舟破棄士卒十餘萬處

平戶島

元史曰太宰府西有平戶島可屯軍

船

一岐島

元史曰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

八角島

日本盡殺蒙古高麗處

聚

快樂院

續文獻通考曰其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內蓋大樓樓閣九層粧黃金下睡房百餘間東西

游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

相板關

赤門關

續文獻通考曰東號相板西號赤門二關各有

千隻船數

千丈溪

續文獻通考曰二月至千丈溪點齊選兵

物產

金

銀

僧翕然曰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為貢賦

如意珠

隋書曰色青大如雞卵夜

則有光曰魚眼精也

青玉

見南史

瑪瑙

華夷考曰出日本生土石間種有三般紅黑而白紋如纏

綠者咸妙研木不見熟者纔真

琥珀

宋時充貢

水晶

宋時貢有青紅白三色

水銀

廣雅謂之

頑本草謂之靈液

螺鈿

宋時貢

石硫黃

宋時貢

銅

見一統志

鐵

見一統志

錦

魏志

曰貢異文雜
錦二十匹
細絹
宋史曰產絲蠶多
花布
景初二年獻

布
白細
刀
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鬻之其精者
屏風
宋時貢

今亦有入中國者畫
扇
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
金隱起如打成帖著
扇
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

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貢
硯
見一漆
通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一統志曰以漆製器甚工織兩山墨談曰泥金畫漆
之法古亦無有宣德時遣漆工至倭國傳其法以歸
椒

魏志曰有橘椒叢
犀
象
宋史曰
黑雉
見南山
鼠
南史

荷可和以為滋味
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
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蛇則死矣

交易

自市舶罷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衣綺繡詭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在疑信亦厚遣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不可測矣

宋史曰交易用銅錢文曰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

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

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其種也

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

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爪哇大泥之間築土庫為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

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為灣夷所阻歸而狼卜累年矣

廣東

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歷二十九年冬大舶頻至濠鏡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二寸壯大倍常灣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為寇欲通貢而已當道謂不宜開端李植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一月始還諸夷在灣者尋共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守之不許登陸始去

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酋麻韋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渾

者漳故有澎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荀曰倘守臣不
允柰何錦曰竊璫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璫特疏
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明詔哉荀曰善乃為大泥
國王移書閩當事一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
夫錦所起草也俾潘秀郭震賁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
聖聞之大駭白當道繫秀于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投
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既動不
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

澎湖時萬歷三十二年七月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
人之墟夷遂伐木駕廠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
挈得一漁舟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為夷所虜逃還當事
者已廉知其蹤并繫之嗣議使錦秀諭令夷王還國許
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既與夷首謀不欲自言其
不售第云我國尚在依違而已材官詹獻忠捧檄往乃
多攜幣帛瓜酒覲其厚償海濱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
者夷益觀望不肯去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輒不颺夷

視之如發蒙振落也而宋璫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為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之盟已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將兵往諭沈多才畧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國斷不容遠人實偪處此有誑汝逗留者即是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嗣又聞璫使在此更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爾為鼠輩所誑錢既不返市又不咸悔之何及麻郎見沈豪情爽氣嘆曰從來不聞此言旁衆露双相語曰

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厲聲曰中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既說為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鬪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覩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為之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噠玻璃器及夷刀夷酒遺瑄將乞市夷文代奏而都御史右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害厲兵拭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聲言預作火攻之

策夷度茲事必無濟理又且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
挂帆還錦秀震獻忠等論死及戎有差嗣奉旨使殷商
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為細人所誤云或謂和蘭長技
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
次相銜樹五桅舶上以鐵為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
舟設三層傍鑿小窓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
由窓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二
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

敵迫我時烈此自沉不能為虜也其役使名烏鬼嘗居
高自投于海徐出行濤中如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
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
主者于中其酋所居及卧内俱哆囉哩蒙其四壁每華
商詣酋守門者撞鐘為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值酋卧或
別冗則坐外間以俟傳見乃進或為設食以一大片置
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數侵華人若華人
與他夷人爭鬪則為華人左袒嘗謂華人曰此身浮泊

世間須有鱗甲爪牙令可畏若輩牝雞耳譏其不善鬪
未嘗以狸膏蒙其頭也

萬厯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劫掠船主苦之

物產

金 銀錢 琥珀 瑪瑙 玻瓈 天鵝絨 瑣服

哆囉哩 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爪哇渤泥之間與相互市
彼國既富裹蹄華人貨有當意者輒厚償之不甚較直

故貨為紅夷所售則價驟湧

論曰譬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齊騫即
孤嶼剩巢殊方片翮分之固頸長頸短合之皆腹毳背
毛獨倭猶梟也不能革子之鳴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
和蘭繼至蜂目已露象齒終焚絕之此為時矣



東西洋考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西洋考卷七至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七

明 張燮 撰

餉稅考

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臨水送之嘗登泉山見刻石紀歲月甚夥爾時典綦重云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

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紘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肅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稠載歸來貧者為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縛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為亂潰裂以出其久潛蹤於外者既觸網

不敢歸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漳之民始歲歲苦兵革
矣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福建巡
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蓋東洋若
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羅諸國皆我羈縻
外臣無侵叛而特嚴禁販倭奴者比於通番接濟之例
此商舶之大原也先是發舶在南詔之梅嶺後以盜賊
梗阻改道海澄隆慶六年郡守羅青霄以所部雕耗一
切官府所需倚辦里三老良苦於是議徵商稅以及賈

舶賈舶以防海大夫為政萬歷三年中丞劉堯誨請稅
舶以充兵餉歲額六千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
著為令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

引稅

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
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

每請

引百張為率盡即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十七年
中丞周案議將東西洋賈舶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
八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願販者多增至百一十
引矣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

船廣狹為準其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

輸其餉出於舖商又慮間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

舖商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

其轉運焉

西洋船面濶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兩每
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洋十

分之三陸餉胡椒蘇木等貨計值一兩者徵餉二分雞
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濶一尺徵水餉五錢陸餉亦

如東西二
洋之例

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

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亦無幾故

商人回粵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

五十兩謂之加征後諸商苦難萬歷十八年量減至百二十兩每歲夏仲至秋中風汛屆期賈客揚帆歸抵海外經過南澳浯銅諸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司隨報餉館逐程遣舟護送以防寇掠實欲稽察隱匿寶貨云自萬歷四年餉溢額至萬金刊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有餘二十一年倭寇朝鮮閩以震隣禁止通販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竟走遠夷中丞許孚遠深念之恐復為變如嘉靖時移

檄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於是越販商人胡臺謝楠等二十四船聞撫綏令皆駕船回灣二十二年餉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此因逆而順收之者也其後當事疑稅餉羸縮防海大夫在事久操縱自如所申報不盡實錄議倣所在權閥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還示清核毋專利數而泉人以兵餉匱乏泉觀察議分漳販西洋泉販東洋各

畫隴無相撓越欲於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例漳郡守持之謂割漳餉以給泉兵則漳餉當置且有不漳不泉黃緣為姦者將奈何奏記力言其不可獨權稅不屬海

防官聽上裁

詳文畧曰本府軍需往往告匱即隆慶間開設船稅僅數千金萬歷間增至萬兩以

此佐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至二萬餘兩以尺土寸田凡屬官者靡不括以充餉即鐵鑪牛行渡船漁稅掇無遺利始免仰給司牧然亦必盡數追完方克有濟見在十縣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兩船稅二萬餘兩大都六萬上下而水陸官兵月糧修船置器犒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如二十一年禁海餉缺則括府縣帑藏支用豈有贏餘積藏於庫哉餉在漳則漳利餉在泉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匱則

請在漳泉餉匱則請在泉其不便均也今欲東西洋分屬漳泉割漳餉以贍泉兵不惟漳之兵食無從措給從此私販之徒緣為姦利不漳不泉東影西射公然出不可究詰者又什百於昔日本府籌之未見善盡在彼府計其無弊何如耳於是漳泉分販議罷不行而上章請改設餉

館給關防會二十七年上大權天下關稅中貴人高案

銜命入閩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舶稅歸內監

委官徵收矣

時議委三司首領一員與委官合管

正稅外索辦方物費復

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洶洶賴有司調停安

輯之不大沸

時郡守韓推澄令龍國祿也

三十四年有旨封閉礦洞

各省直稅課有司照常征解命甫下海內方忻忻舞而所在稅監仍奏請轉解及辦進方物且言稅歸有司奴輩無所事事乞召回于是旨紛出先後互異稅銀准解工部又總解稅監分進內庫方物准折辦又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政司銀既彙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適從紛然以之藩司具咨戶部請畫一而部咨回覆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於徑解乎近者南

贛巡撫題奉明旨各處稅課都著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須類總為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禮撫臣既題准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謹始慮終正在今日亟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當事復申前餉官之議以海澄

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徵收但外府官遠來住劄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役所費倍繁不若于本府佐刺五員歲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為宜當路報可於是本府官承委歲一更代云四十一年上採諸臣議撤案鑑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即不減猶可支持僅蠲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聖世洪洞之恩也夫賈人占風犯濤博十一於鱗

介之國幸而取羸遠望故里關山欣同隔世有續命縷
乃墨者既憑高攫之黠者豪者又從旁百計浚之情倍
可憐當議蠲時主者曰孰使之走不測風濤與蛟龍爭
命也比於征賤丈夫不必議此亦未足服商人之口要
以弊竇開而無變計則中閹雖撤遺毒尚沿賦雖減猶
未減惟是上下相維美意行其良法使害馬既去鮫泣
長收縱蠲少猶多也四十四年推官蕭基署郡符蒿目
商困條上恤商釐弊凡十三事

看得海澄餉稅初僅三千其後增益至萬又加

倍之迫中使嵒權始盈二萬七千近奉恩命減三分之一議減三千乃盡弊未滌颺害連遭商人羽毛剝落行道相戒給引日少將來餉額愈不可支及今不為釐正上下交病安所底止請先言其害而後規其便可乎一曰官害夫倉巡下屬逢船至營求差使如田夫逐鹿一有奉委驟以富名稱馳查而常例不貲稱押送而常例不貲稱封釘而常例又不貲夫餉船動載數千擔旬日盤量不能殫其數即賢者亦不克勝而况鱣鼠之腹止計充囊者乎又况狡者桀者賣放指嚇倍索常例之外尤有足未到船雖已充盈者乎故差官是瘠商之蝨賊也一曰吏害夫衙役之橫無如餉館之甚上以嘗官下以蝕商報貨則匿其半而輸半直於吏書量船則匿其一而酌其二分於吏書喜則嘯席怒則張鵬甚至官壞而吏仍肥餉虧而書悉飽皂快人役同類分至慘焰異常故衙黨是殘商之蜂蠆也一曰奸商之害夫一船商以數百計皆四方萍聚霧散之賓而聽命於商主受壓於

船主彼操願指之柄先從外洋派欵衆商從一科十從
十科百動稱使費代為打點而市棍包引之徒分門別
戶以相表裏衙胥狙獍之雄絲牽繩聯以相應和彼各
艫之商拋命圖財詎堪魚肉有委貨於中流以求脫免
者故積年操柄是削商之刀鋸也三害不芟將見吏書
以積包者為市包棍以船主為市船主又以商稍為市
其究商絕民困餉虧計窮浸漸以往又不止今日之情
形也為今日計商人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諸蠹減一
分則省一分之害釐弊拯急無出此二言矣謹據臆叅
訪輿論酌為規條凡議十三以聽採奪一議水餉水
餉以標頭尺寸為定載在成冊而商人往往剋減尺寸
官亦利其加增而重科之吏書人役百般詐索奸弊莫
清今酌以十月修船時餉官躬詣從腹濶處看量尺寸
編記天地玄黃字號以某船往某處給引其同漕即照
字號規則依納水餉不必復量標頭其約省商費固無
量也在餉官雖以今年理來年之船然互相代稽事所

宜然賢者自不惜以一勞而杜百擾今春除已駕發外
議以今秋九十月始一議復印信官單之規原給引
時商船量報樑頭登引而本海道發印信官單一本發
與商人以備登報各艙貨物遞送掣驗如所報有差錯
船沒官貨物斤數不同貨沒官此厲禁也重以道印之
冊至嚴崇也誰敢犯之過因內監套官單付餉館書吏
命各商先替草單吏書從中任其加增商欲不減報貨
物不可得者是穢叢也合無請復舊規將道印官單於
請引時發下商人令諸在船散商親填貨物多寡如不
能書者即寫代筆某人與主商樑頭濶狹備造官冊隨
送隨驗隱報者如律究治亦釐弊清商之急務也一
議出水免委官驗船洋船多以百計少亦不下六七十
隻列艘雲集且高且深委官二員竭力莫勝適以飽索
常例止矣而奸商藉經驗護送之名益便於放膽犯載
是滋害也夫一船一商主司之即散商負載而附者安
能逃其耳目合無專責一人仰船至親遞甘結同港諸

船主共相保結嚴以一體連坐之律又廣開首舉之門能首實者給重賞如此責命必鮮有犯者而出水雜費杜矣商已當受其利矣故委驗之官斷可已也一議入港先委官封釘封釘前無此例近年始有之防漏貨也然滔滔洋波何地不可匿載何必入港而封之適以飽官差之需索乎只宜嚴禁地方套小艇先出海外接載餉貨須命巡攔灣甲之人防之然假巡緝名色駕船者多是漏載之奸應示禁巡攔灣甲之船在大擔內者只就海畔瞭望不許近泊商船在本港者從溪邊巡視不許在商船邊往來倘商稍登岸止用小艇渡載而搜檢有夾帶貨者究沒其巡攔灣甲人役如三五成羣生事指騙者亦究治此法三令五申未必不可以杜漏貨而蠲商害也一議禁加起夫匿貨漏稅應盡沒官律有明禁至凜凜也自有加起之名而商人始不得實報留其餘以待加起於是明用錢少暗用錢多如報道本船一千擔其加起作一千二百者有之甚則加起作

一千五六百者有之是官與商為市也此加起者歸何
手乎而考成徒以虛報故事登冊宜額餉之虧失也合
無照舊規貨物逐一開報有加起者以漏貨論大書告
示使民遵守商貨盡數開填餉額必有羨無失即船寡
之年無虞之矣故革絕加起與樑頭加增者並禁於以
絕乾沒杜衙蠹足國餉有三善焉一議驗船後船貨
二稅船貨二稅俱從在船貨物多寡精粗勻科命艚商
自秤以防船主多科之弊通因有常例有加增有菓子
銀有頭繫費名色不等俱從商首取給任其科索東洋
船有欵三百餘金者西洋船有欵四百金者悉歸商首
操縱不止餉一費一甚餉一而費二矣眾商為喉主商
為腹怨聲載道率此之由自今以後合無容艚商自納
自秤彷彿收糧銀之法投入櫃內商首不得科索止命銀
匠數人驗銀足色限十日內通完違限者方指名差追
不得混票更嚴禁管餉收餉人役指索情弊亦蘇小商
而杜奸商之一端也一議禁包引給引時積年市猾

每每包引包保至五六船者串慣主商倡言給引費至數十兩而後來諸商自給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且從中瓜分及船回銷引時又倡言費銀數十兩而後之銷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又從中瓜分此輩坐富作奸已以甚至捏名給引虛造備結將引移東轉西賣與越販如朱彩德等其證也近畧訪鄭心齋等究治外今後引從商人自給保取里備實保無容包同衙役作弊犯者重治以清市猾一議洋船隨至隨驗以便起貨海舟入澳跋涉久而幾壞裝載重而甚危而巨颶時作覆沒堪虞乃衙門吏胥不飽欲壑不為稟驗以致風水叵測閔破濕漏如前年之秋可鑒也自後船至即行抽驗限以三日為期不得踰期刁難違者究治所謂早一日得一日之便者也一議蘇遊兵之害洋船啟行既有經館驗船經縣蓋印抱引出洋法綦密矣何必更用廈門司蓋印復添設浯銅遊之盤詰乎夫盤詰所以防四月後踰期之船杜越販也今一緊審為利孔盡行留難總

哨目兵次第苞苴藉聲指詐阻滯拖延是費商也亦屬商也合請示禁一議復失水壓冬之船免徵餉銀失水者人貨俱付之奔濤而勒追者復向迫之誅求其家人父子於斷腸招魂之餘株連親黨波及侶傍此近日之苛政也自今以後如失水被劫之情形既覈同港隣溲之公結不虛應寬免以恤遊魂至壓冬而索水餉者向無而近有之為不無假道走倭之虞耳然多有中途飄泊歸來無期者應從寬免如不得已于餉乏時只宜先徵一半留其餘以待來歸不得一槩并索則舊規所宜酌復者此為亟矣一議洋餉充額以六十船為率夫每年徵輸大似貢法無論歲之豐缺船之多寡腐收不益數詘不減何不平也今約餉館六十隻即可足額其溢出者隨多寡申報徵銀儲府以備公用或留異日補乏之資逐年仍送查盤以便稽實如每年船出六十下者亦少然就給引之時可量酌之取數果少不過從西洋呂宋二處船隻稍稍增補權宜申請以無失額亦

不為厲此乃萬一之過在司餉者相機裁之耳一議
餉館吏書餉館吏書舊從府撥吏二書四而中間幫附
不知其幾矣乃司餉官勢不能不攜人役跟用此皆賂
商之膏而蔽上之窠也且府役推難約束不無掣肘之
形若本役獨為任使適多駢指之累矣合無餉吏二名
自本府發其書手即就餉官衙役取去止許四名而止
庶鈴束自由功罪有歸而衙黨亦差汰矣一議禁主
商科斂方物近查蔡美一船簿開出方物銀百十兩而
冊載僅半之餘蓋未可量算矣且物貨原有定價聞平
易之未聞其酷索之也總之官市一吏書市二矣書吏
索一主商又斂二矣重重徵削皆商膏也應宜切禁船
主不得藉此項名色科斂衆商即有應用之貨平交公
買其價值載在成冊可依不然中使藉上供之名窮搜
異貝哀號方熄可令人已去而弊猶踵乎何得不就今
釐革

分守叅知洪世俊力贊之條上中丞臺若直指悉

報可俾垂令甲舶事有重大難決者悉詣府決之而餉
大夫亦凜凜奉德意惟謹賈人子各得意去譬之旱魃
之後而登泰岱值觸石之吐雲矣若通倭之禁向歲稍
弛廷臣章數上近乃歲歲申飭犯者戮不待時然禁嚴
而倭患尚劇此又司關者所不得問也

水餉

萬歷三年提督軍門劉詳允東西洋船水餉等第規則

時海防同知
沈植議詳

船濶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一船該銀八十	兩一丈七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五兩五錢一船	該銀九十三兩五錢一丈八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	六兩一船該銀一百零八兩一丈九尺以上濶船每	尺抽稅銀六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二十三兩五錢	二丈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一船該銀一百四十	兩二丈一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五錢一船	該銀一百五十七兩五錢二丈二尺以上濶船每尺	抽稅銀八兩一船該銀一百七十六兩二丈三尺以	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九十五	兩五錢二丈四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一船	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二丈五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	銀九兩五錢一船該銀二百三十七兩五錢二丈六	尺以上濶船每尺抽稅銀十兩一船該銀二百六十兩	販東洋船每船照西洋船	丈尺稅則量抽十分之七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陸餉

萬曆十七年提督軍門周詳允陸餉貨物抽稅則例

萬曆

三年陸餉先有則例因貨物高下時價不等海防同知葉世德呈詳改正

胡椒	每百斤	抽稅銀二錢五分	象牙	成器者	每百斤
稅銀	一兩	不成器者	每百斤	稅銀五錢	蘇木
小	每百斤	稅銀二分	西洋木	大	每百斤
香	成器者	每百斤	稅銀五錢	不成器者	每百斤
錢	四分	奇楠	香	稅銀二錢八分	犀角
成	器者	稅銀三錢四分	烏黑	不成器者	稅銀一錢
香	每十斤	稅銀一錢六分	沒藥	每百斤	稅銀三錢二
分	玳瑁	每百斤	稅銀六錢	肉苴	每百斤
分	水片	每十斤	上者	稅銀三兩二錢	中者
六	錢	下者	稅銀八錢	燕窩	每百斤
				白者	稅銀一兩中

者稅銀七錢下者稅銀二錢	鶴頂每十斤上者稅銀	五錢次者稅銀四錢	草撥每百斤稅銀六分	黃蠟	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	鹿皮每百張稅銀八分	子	綿每百斤稅銀四分	番被每床一分二釐	孔雀尾	每千枝稅銀三分	竹布每疋八釐	嘉文席每床稅	銀五分	番藤簾每床稅銀一分	大風子每百斤稅	銀二分	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	交趾絹每疋稅銀	一分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四釐	水藤每百斤稅	銀一分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牛角每百斤	稅銀二分	牛皮每十張稅銀四分	藤黃每百斤稅	銀一錢六分	黑鉛每百斤稅銀五分	番錫每百斤	稅銀一錢六分	黑藤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烏木	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紫檀每百斤稅銀六分	紫	標每百斤稅銀一錢	珠母殼每百斤稅銀五分	番	米每石稅銀一分四釐	降真每百斤稅銀四分	白	荳蔻每百斤稅銀一錢四分	血竭每百斤稅銀四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聲	獺皮每十張稅銀六分	泥瓶每個稅銀四分	尖尾螺每百個稅銀一分六	丁香枝每百斤稅銀	釐	螺肥每石稅銀二分	沙魚皮每百斤稅銀六分八	樟皮每百張稅銀六分	釐	棕竹每百枝稅銀六分	暹羅紅紗每百斤稅銀五錢	紙每十張稅銀六釐	鹿角每百斤稅銀一分四釐	番	斤稅銀一錢二分	蘇合油每十斤稅銀一錢	安息香每百斤	稅銀二錢	虎豹皮每十張稅銀四分	龜筒每百斤	稅銀二錢	海菜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沒石子每百斤	銀二錢	馬錢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椰子每百個	稅銀一錢	阿魏每百斤稅銀二錢	蘆薈每百斤稅	每斤稅銀四分	鎖服每斤稅銀一分四釐	畢布	銀一錢八分	番金每兩稅銀五分	丁香每百斤稅	銀一錢八分	鸚鵡螺每個稅銀一分四釐	東香每百斤稅銀	二錢一分	乳香每百斤稅銀二錢	木香每百斤稅	孩兒茶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分 明角每百斤稅銀四分 馬尾每百斤稅銀一分
錢 鹿脯每百斤稅銀四分 磺土每百斤稅銀一分

花草每百斤稅銀二錢 油麻每石稅銀一分二釐
黃絲每百斤稅銀四錢 錦魴魚皮每百張稅銀四

分 甘蔗鳥每隻稅銀一分 排草每百
斤稅銀二錢 錢銅每百斤稅銀五分

萬歷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議東西二

洋稅額貳萬柒千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今應減銀

叁千陸百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尚應徵銀貳萬叁

千肆百兩貨物抽稅見行則例

胡椒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六釐 象牙成器者每百
斤稅銀八錢六分四釐不成器者每百斤四錢三分二

蘇木西洋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東洋每百斤稅銀二分一釐	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釐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二錢七釐	奇楠香每斤稅銀二錢四分二釐	犀角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稅銀二錢九分四釐	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四釐	沉香每十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	沒藥每百斤稅銀二錢七分六釐	玳瑁每百斤稅銀五錢一分八釐	肉苴菴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冰片每十斤上者稅銀二兩七錢六分五釐	中者稅銀一兩三錢八分二釐	下者稅銀六錢九分一釐	燕窩每百斤白者稅銀八錢六分	四釐中者稅銀六錢五釐	下者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鶴頂每十斤上者稅銀四錢三分二釐	次者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草撥每百斤稅銀五分二釐	黃蠟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鹿皮每百張稅銀六分九釐	子綿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	番被每床稅銀一分	孔雀尾每十枝稅銀二分七釐	竹布每疋稅銀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文席每床稅銀四分三釐	番藤席每床稅銀一分二釐	大風子每百斤稅銀一分七釐	阿片每
十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交吐絹每疋稅銀一分四釐	水藤每百斤稅銀	
九釐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一釐		
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四釐	牛角每百斤稅		
銀一分八釐	牛皮每百張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藤	
黃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	烏鉛每百斤稅銀四		
分三釐	番錫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	番藤每	
百斤稅銀二分二釐	烏木每百斤稅銀一分五釐		
紫檀每百斤稅銀五分二釐	紫標每百斤稅銀八分		
六釐	珠母殼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番米每石稅	
銀一分	降香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	白荳蔻每百	
斤稅銀一錢二分一釐	血竭每百斤稅銀三錢四分		
六釐	孩兒茶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速香每	
百斤稅銀一錢八分一釐	乳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七		
分三釐	木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番金每	

兩稅銀四分三釐	丁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鵝鵝螺每百個稅銀一分二釐	畢布每疋稅銀三	分四釐	鎖服每疋紅者稅銀一錢三分八釐餘色稅	銀八分六釐	阿魏每百斤一錢七分三釐	蘆薈每	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馬錢每百斤稅銀一分四	釐	椰子每百個稅銀一分七釐	海菜每百斤稅銀	二分六釐	沒石子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虎	豹皮每百張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龜筒每百斤稅銀	一錢七分三釐	安	息每百斤稅銀一錢四釐	鹿角每百斤稅銀一分六釐	蘇合油每十斤稅銀八分六釐	釐	番紙每百張稅銀五分二釐	暹羅紅紗每百斤	稅銀四錢一分四釐	棕竹每百枝稅銀五分二釐	沙魚皮每百張稅銀五分九釐	螺肥每石稅銀一分	七釐	獐皮每百張稅銀五分二釐	獺皮每百張稅	銀五分二釐	尖尾螺每百個稅銀一分四釐	番泥	瓶每百個稅銀三分四釐	丁香枝每百斤稅銀一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釐	明角每百斤	稅銀三分四釐	馬尾每百斤	稅銀九分	鹿脯每百斤	稅銀三分四釐	礦土每百斤
稅銀九釐	花草每百斤	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油麻	每石	稅銀一分	黃絲每百斤	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錦魴魚皮每百張	稅銀三分四釐	甘蔗鳥每隻	稅銀九釐	排草每百斤	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錢銅每百	斤
斤	稅銀四	分三厘					

別有貨物先年無開載者今依時估附記于後

哆羅噠每疋	紅色	稅銀五錢一分九釐	餘色每疋	三錢四分六釐	番鏡每面	稅銀一分七釐	番銅鼓每面
稅銀八分七釐	紅銅每百斤	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土絲布每疋	稅銀一分	爛銅每百斤	稅銀八分七釐	紅銅每百斤
六釐	粗絲布每疋	稅銀八釐	西洋布每疋	稅銀一	分七釐	東京烏布每疋	稅銀二分
八丁蕎每百斤	稅銀一						

銀一錢正	青花筆筒每個	稅銀四釐	青琉璃筆筒
每箇稅銀四釐五毫	白琉璃盞每個	稅銀四釐	琉璃
玻璃每個	稅銀一分	鶯哥每個	稅銀三分
草席每一床	稅銀九釐	漆每百斤	稅銀一分
銀二錢	紅花米每百斤	稅銀二錢	犀牛皮每百斤
稅銀一錢	馬皮百張	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蛇皮每
百張稅銀二錢	狽皮每百張	稅銀一錢五分	沙魚翅每百
斤稅銀六分八釐	翠鳥皮四十張	稅銀五分	樟腦每
百斤稅銀一錢	蝦米每百斤	稅銀一錢	火炬每千
枝稅銀一錢	棕竹枯每百枝	稅銀三分	綠豆每一
石稅銀一分	泰仔每一石	稅銀一分	胖大子每百
斤稅銀三分	石花每百斤	稅銀二分六釐	

萬曆四十五年督餉通判王起宗呈詳番舶載米回港

徵稅如西國米例

詳文畧曰海澄洋稅上關國計盈虛
下切商民休戚職日夜兢兢惟缺額

病商是懼然變態多端有未入港而私接濟者有接濟後而匿報者甚欲并其稅而減之者即今盤驗數船除物貨外每船載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又有麻里呂船商陳華滿船載米不由盤驗竟自發賣問其稅則曰規則所不載也訪其價則又夷地之至賤也夫陸餉照貨料算船盈則貨多貨多則餉足今不載貨而載米米不徵餉不費而獲厚利孰肯載貨而輸餉乎誠恐貪夫徇利後不載貨而載米國課日以虧也查規則內番米每石稅銀一分二釐今此米獨非番地來者乎今後各商船內有載米五十石者准作食米免科凡五十石外或照番米規則或量減科徵庶輸納惟均而國餉亦少補也

督餉職官

本府海防同知相繼署稅務九七人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七

羅拱辰

廣西馬平人舉人隆慶三年任清軍同知後以才望改海防隆慶六年稅務初起公首膺斯任

議留稅銀若干築城圭與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龜負圖其後卒官吏民惜之萬厯間城為豪所毀驅其石

去至今海波微警始議更築轉思羅公之勲矣

沈植

湖廣臨湘人萬厯元年任三年當路請舫稅以充兵餉公條海稅禁約十七事當路才之後擢

廣東
僉憲

周裔登

廣東南海人辛未進士萬厯七年任後擢閩部員外郎民有平恕之思

姚應龍

浙江慈谿人舉人萬厯十三年任公磊砢多英御事曾有成局後中讒去竟祀名宦

葉世德

浙江温州人舉人萬厯十七年任後擢王長史

王應乾

廣西馬平人舉人
萬厯二十年任

舒九思

浙江奉化人舉人萬厯二十一年任久之論劾
罷去當路始疑舶政為防海大夫私物而輪管

之議
起矣

各府佐貳官委署餉務只一人

趙賢意

浙江東陽人乙未進士授邵武府推官以能聲
最諸郡來督漳餉時萬厯二十六年也未幾中

貴人橫操利權

各府佐遂罷遣

本府佐貳官輪署餉務凡十二人

事歸有司後議以本
府輪管不復借材他

郡

杜獻璠

南直上海人舉人清軍同知署三十四年餉是時商人稍脫稅璠之苦而公華胄起家不妄取

予擢宗正大夫人為立碑郡人副使鄭懷魁撰侯展驥霞中濯鱗海甸虞廷九載漢吏任專夜燭清凝晨鳥化警軍籍清核而棘門無脫巾之號考校貞嚴而楚庭無冤玉之恨其最著者督餉吾澄率多惠政彼逃命于龍堆鱗谷之險爭息于蝸角蠅頭之間者得侯如得艾也單車詣船城社塞漁獵之實諸餉投櫃豪猾絕乾沒之階馬如羊金如粟箕歛幸見息肩門如市心如水貂璫為之奪氣貨無返遄商稱便利南陽杜母政在今日如晦王佐不蔡可知矣茲擢宗正大夫行以親民者入而展親以佐郡者轉而佐國又豈特一方之惠向陽之春也耶鄭僑功成宜播輿人之誦羊祜德厚永垂岷首之思共勒貞珉爰誌不朽

沈有嚴

南直宣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十五年餉公強直自遂風骨稜稜而船政乃更平易賈人安

之

鍾顯

江西定南人歲貢督捕通判署三十六年餉後被劾罷去

陳欽福

江西南豐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市心水在脂不潤推廣東提舉商人至今思

之

呂繼梗

浙江新昌人舉人督捕通判署三十八年餉公溫然長者所在與名流酬和盛有篇章其為政

詳練周至嘗陳餉事十議兩臺命懸象魏以示來茲商人立石頌德郡人宮保尚書戴耀撰夫澄東南偏

一蒞也民故鮮耕種之饒以海為田始歲輸不踰九千既中使至竭澤漁矣民安土任貢獨將撫其凋敝况危生以供上手必實與以長便俾上不病國下不病商可永垂無擾者而後為軫念之至若我呂侯其人已侯漸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十九

東之博聞有道術者也。嫻于經濟聲華熒然倅漳未期月而棄牘神恬荏苒符迹掃當塗者廉其賢屬之餉務當是時也澄雲霓侯而侯亦雨露澄曰風濤巨測東西岐島有發不及至者至不及返者返不及有貨者餉其能如額乎即可如額而諸為餉病者弊實種種計餉則不得不計弊矣。萬目焦思條其款十上于兩臺藩臬皆報可而侯得一意行之諸不便國不便商者一切報罷於是船得從實報報得從實驗驗得從實納有不督責而自輸者較曩額加溢焉餉事竣商人私相告語曰呂侯十法吾商人生命也創行利可近習行利又可遠易人而行易紛異時而法又易廢且奉公者所便抑又營私者之所不便也以為便概不上下鼓以為不便方圓左右盡矣吾儕何知梗商者惟恐一日興便商者惟恐一日廢耳遂相與叩臺使者請曰得此法與賈船常相維不惟議法者德抑亦主行法者德也夫法少不便必有尼之者今而後俱得請也長便可知已以燭弊如鏡照

以釐奸如剗犀以凜積猾如立之冰谷以便賈航如負
之春暄以垂憲來茲又如衡之平輕重低昂咸取則焉
石可泐此法不可朽也爰勒貞珉以貺來者其十法劃
然夫已另編之餉署之前侯字思楸由鄉進士兩令邑
三守州今任清漳別駕
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龔朝典

湖廣臨湘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十九年餉以
星論罷

張應奎

湖廣蘄水人甲辰進士推官署
四十年餉後卒于官

邵圭

浙江餘姚人舉人清軍同知署四十一年餉公
長才亮識傾心倘流其督餉自足額而外多從

寬政商人德之立碑頌美後左遷商人無貧富悉致厚
贖公好語謝卻之商人流涕而別郡人御史林秉漢
撰閩古澤國也澄之賈溢於海指南所至累譯而通
紫貝文甲之玩異香華毳之奇耀宇內而飾天府歲益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二十

縣官芻輓費九千緡中貴人至倍征三之幾與中原大都會埒矣緹騎絡驛畫搜方物水蠶火浣不盡入內供而以資旁獵市豪猾胥又橫吸焉茫茫大壑真成苦海孰駕慈航而濟之者則邵侯其烈哉侯奕世載德家著官譜先司寇名蹟彪炳玉昆金友淵源漸矣頃廣德最遷貳吾郡郡即繁劇乎而咄嗟治辦賈其餘力旁兼數篆捷舉若承蜩當道嘉之更以澄餉屬侯侯甫視事詳詢商民便苦有虎翼狐假藉上供而恣魚肉者乎有積猾作奸乾沒不可詰者乎有誣越禁以恐嚇而借有力為吞舟者乎盡得其利某害狀條請兩臺諸蠹病商者悲屏絕永勿令蹂躪衆悲感悅歌何暮焉屆期風便浪恬羣艦雲屯侯隨至隨聞以所報簿書為徵以所頒衡尺為準要以歲輸如額而止毋增羨毋苛責毋淹時日毋繁訟牘有沒而逋餉者憐其孥勿督賦自登而下不擾一切馴猾孰得侵牟其間為商患苦者哉君子是以謂侯識之朗也其於利病靡不晰也才之贍也其於紛

糾靡不解也守之勵也其於膏脂靡不淨也惠之普也其於卵翼靡不周也蓋二郡而理兼篆而理署餉而又理使人並歌舞而尸祝之異時足要津而手盤錯將與先司寇伯仲輝映何必減驃騎哉余里居聞侯政最稔而商民乞余言勒諸石夫餉署若傳舍然閱人多矣幾能令萬心悅而萬口頌者而于侯獨著然則直道何嘗不在人而之上之馭之者與其賄而沒沒何若使人謂子實生我而令名之垂以不朽也余不文爰次口碑紀之以表好德之公且勸後之受餉事者知所慕尚云爾

盧崇勲

廣東增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四十二年餉公蒞事清謹既滿人為立碑邑人御史周元起

撰聞之利器非盤錯不顯而剗犀斷蛟則純鈎之用始神澄故難藪也民以海為未猶穡人以禾為禾當連輻結艘捆載而歸持籌不煩以供上方額易易耳不者而難易半或期至而洋船有至未至或過期乃至猶可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二十二

東支西補雖煩籌而額無虞不足何居乎澄今年餉也
澄舶每乘盛發去乘薰來是年七月將望薰風變為淒
其舶至僅什之二徵輸幾何望後稍鱗次至而餉篆改
安之議下矣議未定為八月五日是夜異風挾雨怒號
無一刻停空中如簸詰朝視之拔木發屋而數十萬洋
貨一颶立盡傷哉舟待颶乎颶待舟乎公冒雨亟省之
災民駢首雨衣環公泣公亦泣亟馳檄請蠲額上額近
奉明赦業減三分之一而必復減之不益難之難乎雖
巧婦安能噓無煙之銚烝無米之炊也公毅然曰事不
辭艱且惡乎辭之則亟按本年籍常例秋毫弗入正賦
抄忽勿漏一切均輸以佐餉額則覆按往年籍黥者毋
以逋殷者毋倖免一切並徵以佐餉額則豫按來年募
商人量徵水餉將來船至免重徵蓋其始民若礪礪既
而知上額之必不可減催科之即為撫字衮甫之歌已
繼靡裘而作矣嗟乎大盈內貢山賦海視彈九餉錢太
倉梯米耳夫烏知公固粒糴寸撮稊米而登之太倉乎

哉是月也感發又至而賦成清風兩袖飄然還署今治
辦人人如公豈憂難事哉蓋公所難與易所難者如此

其宅治狀已載口
碑中茲不具贅

江一雷

山東即墨人例貢督糧通判署四十三年餉

丘建經

廣東汝源人歲貢督捕通判署四十四年餉

王起宗

應天上元人官生督糧通判署四十五年餉公
溫秀朗暢興利除弊之際綽有成緒而所部不

擾商人謀為立碑郡人會魁林茂桂撰環寓皆商也
獨澄之商舶民間釀金發餘艚與諸夷相貿易以我之
綺紈磁餌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爭趨之
第其出也凌颶破浪與天吳九首博命其返也頭會箕
斂不勝噬血吮膚之慘是以人又爭患苦之視中土之
商輪楫優游利害勞逸奚啻霄壤理餉先屬海防今議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二十一

於郡佐中歲委一員稱曰餉館歲丁巳我王侯以半刺承檄理其事侯金陵世家也才若流雲慧若然犀一覩簿單胸中便自了了接諸商務節省簡便如船初進港苦駁發稽遲未免漂損侯登時往驗風雨不辭便一先時每委役將貨物秤明而後請驗乾沒無算侯既躬覈斯實隨塞便二今歲紅毛酋為梗舶貨被掠僅存其半餉若全徵其誰堪之侯就中量派許其半徵便三至以番漏報法應株及通船沒官侯只著漏者充完餉額不用桁楊便四其餘藉口上進方物減值強市額外橫征者一切明禁便五間有全舟覆沒往時征餉如故侯廉其實狀務從寬恤便六蓋侯心切惠商而拘束左右甚嚴檢防宿蠹甚周是以諸商議伐貞珉以紀不磨而介不佞一詞也蓋侯嘗署余邑矣其為政勤而彊練而密簡而不煩刑罰平恕罔不沐浴其膏露者夫圭海之商即梁山之民也民有去思商有忭僣侯豈特無忝官常直不負家聲哉宜為頌頌曰大海東滙濤湧波沉島夷

基列氛霧瀕涵念此海賈趨險莫禁一葉為畝指南為
針濟邊取給匪今斯今不畏鯨侮而畏漁侵天惠此邦
屏星聿臨琉璃為照香蓮為心汎汎者舶其至如林一
切衆生波羅蜜斟歡呼告語我席我衽虎蓋齊高龍門
姬深召公是似芾棠載
陰刻篆豐碑後來所欽

公署

督餉館

在縣治之右即靖海館舊基嘉靖四十二年新
設海防改建為海防館萬歷間舶餉輪管因改

為督餉館

四十五年通判王起宗以餉館驗船舊往

厦門厦門無

駐劄處所議於圭嶼再建公館一區於驗

船為便奏記

申請其畧曰商船出海向屬浯銅官兵於

厦門盤驗始

放開駕近改委各館輪驗職冬春之間已

驗放出洋身

履其地始知不便者三故易地設館之議

不得不為之

請也夫厦門原隸泉州為浯銅汎地職等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七

二十三

非隨波上下者比必駐公館方可議盤厦門原設叅府
海防二署當洋船開駕正春汛防海之會叅府及泉州
防館駐劄職詣其地既無空閒公廨又難借擾民居不
便者一況漳州官遠涉泉境既非所轄之地又無服役
之人勢難單騎裹糧而跟隨人役不下數十人若溪散
民居殊非開防體統不便者二且本府至厦門兩經潮
汐衝突波濤一遇風則輕舟難汎時日稽遲商船不無
耽閣不便者三職往來洋上相地度形圭嶽一山浮於
海口環山皆海遠在中央乃商船必由之路又澄邑所
屬之區且今築造城堡其上添制兵船其下職議於圭
與設立公館將來盤驗即駐本與船之出洋也既可稽
查船之回港也亦便瞭望不越出於他境不阻隔於風
濤雖易地不同及譏察則一此職目擊而身歷者俯候
詳示另議設處估計工料覆詳亦一勞永逸之計也

論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此周制也漢時商各

以其物自占率二千而算一輶車二算船五尺以上一
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其緡錢告者以半畀之從此網
綦密矣市舶之設始於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
而商於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
勞然鱗介窺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境內永
清開舶以來垂數十載權額之時贏時縮權司之誰濁
誰清權政之遞因遞革據牘覆按抑可深長思矣

東西洋考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八

明 張燮 撰

稅璫考

高案者順天文安人也幼給事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
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帑虛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三
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積猾率上章請遣中
貴出督礦歲輸巨萬萬足供大工又徐及權稅上俞其

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衛指揮馮綱千戶胡志
嗣請以案使閩帝命案往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
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為何物比案銜命南下金鉦動地
戈旗絳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惡少年
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及在手鄉里
如几上肉焉案在處設關分遣原奏官及所親信為政
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算
然稅額必漳澄之賈舶為巨案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

風披靡漳守韓擢每股掌玩之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案不為屈嚴約所部不得為案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案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輒張自豪國祿庭笞之案在郡恚甚欲具疏劾其阻撓韓守謂案曰澄故習亂所不即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即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賴焉案氣奪而止自後每歲輒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嶺既開稅府於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按捕稍不如意并

舩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三十年賈舶
還港窠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
歸者逮治之繫者相望於道諸商嗷嗷因鼓譟為變聲
言欲殺窠縛其叅隨至海中沉之窠為宵遁蓋自是不
敢復至澄其開採之役漳龍巖亦與焉窠不論有礦無
礦但與富人廬墓相連處輒命發掘必飽行賄乃止其
應開之山聚徒躍冶竟得不償失虛糜縣官為名而已
三十二年澄商潘秀郭震等攜渤泥國王文以和闐夷

求市為請稱渠錦囊所載舊語與元係彼國通商處所
乞脩故事夷舟徑趨彭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
厚賂宋大將軍朱文達者與宋厚善嘗以其子為宋乾
子案謀之文達曰市幸而成為利不貲第諸司意有左
右惟公圖之文達刺刺向大吏言紅夷勇驚絕倫戰器
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撓其鋒不如許之宋遣周之
範往報夷因索方物夷酋麻韋郎贈餉甚侈并遣通事
夷目九人赴省候風未行叅將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

有容諭夷無為細人所誤德政整兵料羅少候進止麻
韋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寨竟上疏為夷乞市
上俞中丞及御史言置璫疏不納海上人悉北向稱萬
歲寨聞之頓足曰德政乃敗吾事蓋從此思甘心之矣
明年德政擢神機營右副將軍後軍都督文達私語寨
如許歸裝悉異香大貝寨心動遣數百人邀之途掠其
裝以去既肱篋無他長物始遣還三十四年上命封閉
礦洞諸稅咸歸有司璫威勢稍殺然已屢擢太監賜緋

魚服其在會城築亭臺於烏石山平遠臺之巔損傷地
脉又于署後建望京樓規制宏壯幾埒王家諸棍受案
意指諷人為立碑平遠臺頌案功德恬不為恠原奏官
魏天爵林宗文百計媚案由是得幸忽進一方云生取
童男女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案大
喜多買童稚碎顱剗腦貧困之家每割愛以售惡少年
至以藥迷人稚子因而就案倖博多金者稅署池中白
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為秘戲以試方術歌舞變

童又不下數十人備極荒淫天爵等術既售益自為得計導之橫噬如陰雲毒霧蒙被草木無不焦枯子衿路相遇避塵稍緩困辱隨之簪紳奉使過里與案微芥蒂者關前行旅竝遭撻掠里市貧民挾貨無幾案朝夕所需無鉅細悉行票取久乃給價價僅半額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幾更橫索錢始得到手如是者歲歲為常澄稅已屬有司轉解然案日遣稅棍詭名督催仍買取方物迫勒減價商民無所望天閩中驛卒習為驕悍獨案稅

役經過輒縮項欲死每一人索馬三四匹人夫稱是往
來驛路雞犬騷然四十二年廣東稅璫李鳳病死有旨
命案兼督粵稅閩父老私計粵稅視閩稅為鉅案必舍
閩遼粵所在欣欣祈解倒懸然粵人已插血訂盟伺案
舟至必揭竿擊之寧死不聽案入也案既隴蜀望奢神
氣益飛揚不駐如饑鳥躊躇兩樹間攫物之念愈動遂
造雙桅二巨艦誑稱航粵其意實在通倭上豎黃旗兵
士不得詰問時施德政為閩都督尼之海門無從速發

中丞袁一驥檄所部緝治之而浦城人有為璫役所苦者旬控兩臺袁逮其役使材官馬仕騏下之理四月十一日案所未償直商人數百輩自金繒以逮米鹽所負金錢巨萬羣赴閹署求領辭氣稍激案揮所練習亡命羣毆之立斃數人餘衆趨出復從巍樓射之放火延燒民屋數十餘家衆各奔潰次早遠近不平各群聚閹署約數千人案露刃躍馬率甲士二百餘突犯中丞臺是時皇太后哀詔新至轅門解嚴案斬關而入一驥叱曰

汝反耶窠見一驥辭鋒忼慷意為少阻未敢遽犯但刼一驥俱出步至憲臺會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程等後先繼至始釋中丞返署而諸司與窠偕還時萬姓走護大兵徐集一殺窠無難諸司慮傷國體以理解散之曰衆休矣明旨自有處分無狂鬪也衆乃解去至次早又留海防同知陳豸為贄始聽思誠等出中丞若御史上疏暴窠諸奸狀大小臣工叩閤之牘為滿上始下一驥疏撤窠回京徐聽處分十六載之風霾一朝

開朗矣案雖奉嚴旨然尚蹢躅未肯就道必盡釋稅役
諸械繫者乃起行識者謂大盜既已就擒不妨寬假束
縛圖獻俘於闕下今日馭璫亦須如此聊為委曲以聽
早去九月九日案發榕城遣材官黃應龍覃繼榮護之
以歸遵朝命也案輜重塞途日行僅一舍馳賄乞援于
大璫既將抵京不即歸命公然引疾棲遲里門朝議誨
然久之然後入見上怒命繫之聞案在請室中竟日股
戰後不知所終

巡撫都御史袁一驥為稅監流毒激變
剗制要挾顯謀叛亂事近皇上大沛德

意稅減三分之一海內百姓歡欣鼓舞大小臣工亦仰
頌聖德為閭閻稱慶獨稅監高宗謂減稅即減其督稅
之利思減則漸致罷稅之機恐不久撤回并日漁獵
皮若狂又以粵人戒嚴擯斥懼不敢往思專取盈于八
閩者囊括無遺故私派一切行戶金行取紫金七百餘
兩珠行取大珠五十餘顆寶石行取青紅酒黃五十餘
塊鹽商每引勒銀二錢歲銀萬兩其他綢緞舖戶百家
編定輪日供應日取數百計而打造通倭雙桅海船二
隻竹木油鐵各舖行取料二千餘兩置辦通倭禁物如
番段龍鳳紅袍建鐵刀胚硝磺鉛錫匳單湖絲價數十
萬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人賓客謀士及歌童舞女百
人飲食珍奇及一應米菜酒果盡取商店日用五十餘
金各項物價分毫不給又聽魏天爵等撥置設立看驗
使用案受其獻而各棍人人取足百金之產編派無遺
擒拏考逼非投水即自縊冤號動天赴臣泣訴日以百
計皆甘心以命與案博臣等每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

恐一旦決裂不能救隨出脾禁諭乃案檢惡彌甚四月十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麾兵持刀亂砍殺傷潘六蔡廷機等數命餘各驚逃又恨逼近民家居停鋪戶及暮射火將三十餘戶無辜蕩燬一時萬姓裂眦切齒欲得宋而食其肉乃不思招安退衆十二日率領家兵二百餘乘臣以國喪撤衛屏從突出匕首隨招各亮露及刼臣復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要盟而始釋臣情形若此其為叛亂豈待智者知哉案以貪殘亮惡之性日糜爛其民故民樂與偕亡而脅臣以倖緩萬死有餘辜之命是陛下責臣以保民而案欲臣保其惡以殺民也日大行慈聖皇太后升遐臣民無不縞素獨案藉口詔書未到張樂演戲沉湎如故大逆不忠由來漸矣且民因臣被脅暫解以舒臣其積怨深怒已成燎原之勢皇上不速召案顯戮以謝天下案小而如楊榮與民俱付烈焰禍猶止在地方大而為尉佗結倭外援操戈叛逆則禍在社稷矣若臣見辱刑餘又何足道哉

伏乞皇上大奮乾斷早賜施行海邦幸甚 第二疏為
逆瑞茂君叛國聚兵通倭讐執命臣懇連誅滅以保東
南疆土以免萬姓鋒鏑事稅監高寀剥民一十六年恃
富敵國潛蓄異志打造兵器藏貯萬件近又私造海船
招集亡命練習刀槍騎射散泊沿海身踞會城經營狙
伺凡姦豪勇猛蹈險輕生之輩皆收為親兵外假朝廷
之威陵轢臣民內圖通倭制閩粵二省之命而籠天下
半壁之利形為百足勢成負隅近因肆虐以激民變按
劍一呼兵卒雲集先刼臣以諭散百姓次挾道臣為城
下之盟因恨同知陳芳盤詰其開洋海船喝兵拘執擁
入稅府自十三日迄今未有釋放之期夫芳天朝之命
臣而兵防之要任也當春汛戒嚴正督率巡兵之日寀
惡其礙已擅自拘執叛亂之形已著臣受皇上付託恐
以逆賊貽憂君父不敢愛身以犯其鋒其邊海伏姦要
害處所一面布置兵卒制其航海通倭而盤踞內地之
姦漸次以圖翦割其陳芳被執不放以兵入索彼必殺

豈以逞大傷國體故寧濡忍朝夕以待雷霆若皇上忍
鼎早圖案不死於皇上之法而死於萬民之怒則紀綱
掃地國勢陵夷從此不可挽回矣臣才本迂踈濫承節
鉞惟恤民瘼以固邦本禁通倭以保封疆因與完堅柝
鑒而威望素輕致薰腐賤臣以兵及加遭忝皇上之安
任臣無所逃罪但地方禍在燎原臣于斯時求弛員擔
則臣為畏死為避難而重負國恩故覲顏在列而直陳
悖逆之狀伏望皇上赫然震怒並行封及之誅顯戮無
君之惡使腥穢滌於一朝萬民從此帖席仍乞即賜罷
臣以謝高寀臣不勝隕越待命 第三疏為逆閹久繫
府官閩省變在呼吸懇乞聖明速下霆威以弭大禍事
稅監高寀惡逆萬狀具前疏者不敢復贅惟恨同知陳
豸挾仇拘禁始猶鑰門環守今則竟置私牢聲息不通
矣豸仁廉公正百姓戴之如慈父母今見其橫受刑餘
之辱辱咸願捐軀為豸一洒臣諭以候旨處分幸各俯
首寀知神人共憤無所自容大出金錢召募海洋巨盜

以為兵衛軍竈日增會城之內市罷肆而戶盡閉勢如
厝火積薪僅僅濡濕以延頃刻陛下不視如燃眉亟下
崇朝雷雨一解鬱攸之氣至烈焰猛發寀之首領與閭
民俱膏鋒及斯時而責臣以不能禁亂未萌即臣無敢
逃罪顧陛下守二百年磐石山河縱一閹豎與積怒之
民相尋干戈釀成內釁而外寇乘之誰為厲階一至此
極況天子至尊即臣工有犯非重辟不輕置獄今高寀
陛下之奴隸而旁則外臣之才而賢者也以奴隸奪主
威而辱賢臣非旁之辱而朝廷之辱也以陛下之明而
容無君之惡豈以言者過而有未信之心耶今旁見在
囚執而寀航海艦豎旗列戟見泊南臺地方船內滿載
違禁番貨及下海槍刀弓弩鳥銃火藥皆萬目共覩鑿鑿
有據者陛下猶然置疑直至潰裂糜爛不可收拾始悔
不信臣言亦無及矣伏乞大奮乾斷亟賜誅戮下兵刑
二部議覆施行第四疏為府官冤繫濱危逆豎怙終
愈甚王綱掃地民恨敷天懇乞聖明亟賜傳首陳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九

正大罪事臣惟國號中華雖蠻夷率服君為共主雖蜂
蟻知尊世未有作逆而逾天誅無君而逃上刑如兇豎
高竄其人者宋之稔惡擢髮難數如近日殺死潘六蔡
廷機等二十餘命射火燒燬鄭欽陳懷等三十餘家擒
進而鄉縛斬首者聚屍而灰之烈火即縱兇而駢殺于
外者官司買棺斂骨而置若罔聞先脅臣以兵次劫盟
于司道旋執同知陳彖禁錮臣已三疏列其罪狀使宋
尚知有君稍懷顧忌則釋陳同知于幽囚而安海邦積
怨之民弭營窟負固之狂謀輟叛國媚倭之異志席蒙
待命猶身戴百死無足以寬燃臍碎骨之辜乃頑兇狡
賊日長月滋養流倭于私室以召募亡命傳習刀法闢
教場於城外以侍衛親軍訓練行陣匠作百人大脩攻
戰之具先是該監造府原建敵樓以象大內北臺丹堊
儼然皇居上築箭塼馳道已預設不逞之謀近且擺列
發煩神飛炮百子銃佛郎機各樣火器放則百九齊發
殺人千步之外人情洵洵無敢寧居此何等景象臣等

因謀而得其兇謀首恨往者寬聚之衆欲盡殺閩省官民而據城招倭以叛次謂粵人之拒其去欲帶勇敢千人自衛而用前所刼臣計執粵中命臣而入其省其長繫陳勇欲于興兵屠省之日拘于軍前為質今勇遭禁日則僅給糲食夜則嚴扃暗阱夫禮下公門式路馬乃皇上所禮使之臣而兇璫擅執之慘辱之案寧知有君耶夫案剥民一十六年富踰萬乘力贍三軍實養成其不掉而身為叛逆蔑棄君父囚奴縉紳為二百年未有之事不特皇輿之內無不驚心動魄使外夷聽聞中國有閹豎擅執王臣而朝廷不能問則君權輕于鴻毛國事將至瓦解恐因此而啟戎心閹繫非細故也今閩民榜示通衢欲殺案以救勇并雪殺人放火之讐案日夜治兵欲行屠滅案與閩民已成不共之勢即臣等多方撫戢諭以待旨而衆怒鬱勃竊發難料儻島夷恃案內變五日海程揚帆卒至即閩省陷危天下響震寧惟一時之害哉頃皇上不以臣愚誤任閩撫若臣貪位固祿

齊俗苟同不以民瘼吏治加意是臣負皇上為不忠今臣不避危險以將虎不愛死以報國乃民被殺而不能伸孤寡號天之冤官被執而不能洒冠裳塗炭之禍斬孤雛而忌器叩九閭而不應是皇上負臣而臣負此心至於目擊危亂如厝火積薪撲之不能置之不可踞胡薨尾進退維谷徒有痛哭流涕嘆生之不振耳惟皇上念陳豸一日不誅則百姓恨深一日而釋豸以雪其恥高案一日不誅則國家禍深一日而誅案以正其刑仍弛無藝之征以甦憔悴則雷霆雨露一時並施庶可轉亂為治否則閭事有不忍言者矣 第五疏為瑞變臚陳已數愚臣誠信未孚尸位非宜循分引退事臣惟人君不能任未信之臣志士不能受虛拘之祿若顯用其人而陰疑其心雖忠告如藥石必以為鵠毒而不食矣既任以事而仍奪其權雖強顏而展采皆視為土偶而弗靈矣方今朝多上哲野有遺賢奈何以臣之未信具員節鉞致皇上懲毒廢藥一方受病浸至不救又今

臣以枯叢受土偶之媒媢哉以稅監高案害民賊國通
外夷因命官具疏四陳而蔡置不報豈不知三諫不聽
再瀆而厭祇以奉身求退違其恤後臣子之心不若是
忍也故終為皇上再申前說如下堂之婦一數臧獲之
姦夫皇上詘臣言若不聞必以前疏枚舉未足盡信耳
顧言出憑虛駕空則可無信言出隔別浪傳則可無信
如案修辱陳同知因繫三月兩次大行皇太后詔到凡
在臣工俱出郊恭迓案深拱不臣且怙終拘執陳同知
如故曾不得出塗炭以盡臣禮此非臣以釋為禁也案
造船通倭違禁之物無所不有明豎上用黃旗大書總
督閩廣使官兵不敢盤詰乘風往來海上飛報旁午誰
得稽留今二船見泊會城船哨周桂等看守可據此非
臣以無為有也其被殺潘六等屍親見在號冤白骨暴
野被燒鄭欽等露居見無棲託一望焦土俱鑿鑿人有
主名此非臣以生為死以偽為真也且案自路閩之始
即勾引紅毛番皇上允前撫臣之奏寢遂公然以軍資

禁物載輸于倭資寇召兵禍在不遠稅既有司徵解此
外即有孝順私進皇上度不過二三萬止矣乃案假託
剝奪按各屬記籍及海洋商船歲得數萬他金珠寶玩
派取無價者不可勝計在閩一十六年總得數十餘萬
金每進稅銀積數動踰百計驛遞鈔關可查一至德州
先以其半假作商貨分途竊運及抵雄縣又以十之六
七公行裝入文安厚藏私室所獻皇上曾不滿百中之
一耳皇上明眷南顧念此鉅萬之數非橫奪民間從天
降乎從地出乎閩八郡多不食之土民以販鬻為生人
人而奪之歲歲而刳之非冤殞於刑逼即自經于溝瀆
比屋而是呼號震天君門萬里雖隔絕不聞以案家之
金銀山積即閩民無罪而死無告訴者當以國量矣此
亦事理之真而確乎有據者若猶以為未信則見在拘
執同知打造海船放火殺人亦不可信耶海內方駭為
非常之變而皇上故縱案使行意自如欲殺人則立斬
數十餘命碎其屍使無所葬欲放火則立燬三十餘家

赤其地使無所依欲通倭則操駕巨艦橫行海洋而大
小將領無敢置喙欲執官則辱陳同知于囚奴而地方
之撫按目擊而莫可誰何臣若喪節墮守一切望案風
旨悉置不問則皇上嚴勅臣以撫安軍民整飭庶僚者
為何事而臣受節鉞叨居督撫而抗顏司道之上者為
何官於此而猶戀尸位之爵祿安犬馬之養養不亦羞
朝廷辱縉紳哉則臣之去在情理固然而勢亦不容已
者矣臣當高案脅辱之後已決意拂衣然猶低回遲速
間者誠望皇上以臣言除案出閩民湯火之餘庶幾不
負明恩而後一去謝案今皇上疑臣以義不可留而去
去等耳第不能博案之去稍裨地方而僅以明已之志
臣實媿之然國體之全毀閩土之安危實係案之去留
所關非小非斬案無以謝九廟神靈無以慰天下萬姓
伏望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仍將案亟行撤回正法庶朝
綱正而亂臣不致逋誅臣不勝激切附湖廣道御史
周起元為稅監戕殺生命要脅重臣乞速行正法以存

國紀以安地方事福建稅監高案素行貪殘最於別瑞歷年海商貴重美麗奇巧之珍百入於案未必一貢於皇上臣生長之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虐聲以播入粵粵人不受歸閩閩人震恐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剋剥我皇上取用各行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而案刻剋樓船連舸揭百尺之維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浩煩槩欲白沒彼市鬻之夫挾貲何幾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訴自無足恠乃簡梟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及放火市民驚駭圍擁喊集怨氣沖騰然不旋踵而解者豈誠畏案哉蓋撫按禁約于上司道府縣曉諭于下毋敢抗法雄行以干三尺且又慮案造一偏之言以誣皇上反以揮及放火誣坐小民萬里君門不易自白是以死者駢首就戮生者含冤解散竟不敢逞于一擊也案是時宜下罪已之詞自執殺人之叅隨付之有司猶可稍逭萬分之一乃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

臣素一驥節制一方為民造命案不能遂其竭澤之貪
夙懷愼忿輒敢按劔要挾三司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
如埒虎鬚以解厄案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
最貪最狠最毒曾有放火殺人刃劫節鉞要留方面如
案之大逆不道者乎皇上利根未肯割斷稅使未肯全
撤釀成時事至此臣讀撫按疏揭叅以鄉人之見聞不
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馳兵器于禁地盧
受假狐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案又見告矣望皇上
亟行兩觀之誅用雪三山之忿非僅僅撤回墩鎖可以
了事臣聞省會人情洵洵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
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
乘以生心案粉骨不足惜皇上豈善為社稷計乎案之
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案以累年括掇挾百萬
蓋藏出其珍玩綺縠歌舞角觥享用作樂之剩貲可以
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儻一遂其奸是皇上不惜太
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昭之史冊虧累令名豈淺鮮

哉臣不勝激切待命 袁中丞疏初上時周念切桑梓
即中夜草疏繼之故案恨周獨深因有謀占湧頭公館
之誣也 又袁中丞參駁稅監疏 為罪瑞悖旨要挾
飾詞瀆奏捏陷無憑侵盜有據懇乞早賜正法以警奸
邪以全國體事先是稅監高案激變地方種種不法蒙
皇上俯允臣疏特准撤回乃案離閩後逗遛途次凡五
越月乘傳擁衛百無顧忌所攜珍寶從浙中已多抵換
沿途竊匿不知幾許弁髦明旨曾無天日近聞邸報見
案四疏又復咆哮據首疏以告病為詞公然乞養外宅
旋有回監管事之請夫案之在閩殺傷民命當斬燒劫
民房當斬造船通倭當斬因執命官當斬椎擊童男女
至死而吮吸其腦髓當斬皇上日照月臨業洞悉姦貪
悖逆之狀需其至京自有處分乃戴罪視息之餘而自
請供職視皇上為何如主矣皇上試看內外大小臣工
凡奉旨建繫乞恩貸死不暇曾有請復原官自求叙用
者乎真膽大包天者至讐臣反噬詆為權門鷹犬正所

謂得其惡言不足怨臣不任受亦可無贊所可恨者身
未入都差官以稅課餘鹽銀兩解進是明以小利嘗我
皇上而駕言拖欠搶奪尚欲貽地方以不結之局至棲
住公館妄言變賣焚惑聖聰此其肉尚足食哉臣聞報
後即欲具疏駁叅尤以事關錢糧仍須覈實隨行各司
道查議據布政司署司左叅政金忠士回稱福建稅額
六萬福興等府分委徵收解監完足自稅監激變放火
殺人氣焰方張何人敢搶及奉旨撤回地方加謹防護
該監在日竝無搶欠之說顯是混賴止有古田麴稅已
徵在官因變後請旨未經轉解並無葉家包攬情由且
稅銀六萬該監疏中止五萬三千五百其六千五百明
係侵匿相應題叅又據按察司署屯鹽道按察使蕭近
高回稱運鹽司續領依山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外餘價
鹽課該二萬四百有奇內尚有未經發賣鹽引致課銀
四百餘無出原非拖欠又據漳南建南福州兵備道叅
政劉洪謨陳德元副使呂昌期回稱該監駐劄原無額

設衙門灣頭圭嶺雖有公館已經倒塌其浦城詔安閩
安等處係民間店房因監役住宿地方量為修葺未動
該監分毫公費何從變賣各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御史
李凌雲看所得在外官司各有衙門間設一二公署為過
客經臨之所建造修葺非官帑則民貲也即官有遷移
而署仍其舊曾無可變賣者稅監原非常設之官其入
閩之初地方有司罔敢委使命于草莽故到處擇空閑
別署為之棲止原無創建以監署為名止該監初年一
駐海澄即狹小公署旋欲移居海口委有灣頭圭嶺二
館之建該監方借建館科斂民財而費一派十閩邑騷
然幾至大變若論地方之耗費當日何止三千而脂膏
入監棍之手執石木料曾不足數百計自該監入省數
年來敗垣頽瓦所存寧幾勿論變價無多即欲變賣其
誰售者他如閩安詔安新港等處原非該監居住不過
監棍借棲民間何曾動該監絲毫之費而哆口千百以
欺皇上乎若省城烏石平遠國初以來即有公會廳亭

不知創造何年至欲攘為已有亦稱三百餘兩之費真
逢人說夢者惟該監先年烏石山曾建一閣省城風水
不便前撫臣丁繼嗣勸令自行拆毀尤昭昭耳目此而
可欺孰不可欺乎況自稅監以來撤回如梁永高淮不
下五六輩當年亦必非露處者曾不聞公署變賣何獨
案而造此惡孽也又據疏稱餘價鹽課內商人洪國裕
尚欠四百夫依山鹽引原創自該監其第二次復請鹽
引四萬道除引價先行解進節發各商出賣共上餘價
鹽課銀二萬三千八百有奇其滴珠在外即該監疏稱
歷年解內之數尚有鹽引未經發賣該課銀四百餘緣
鹽商消乏前按臣不便行即該監在地方不能強派故
遲留至今夫引尚未發銀于何出而可謂拖欠乎即見
在各商非止一人何他商不欠獨洪國裕敢于逋欠也
摘記臨行時聲言恐嚇各商謂此番不加津貼到京必
行攀害故各商有私餽至一二百金者獨國裕不應銜
恨而以逋欠故入之耳最後一疏復稱搶去銀兩九千

八百兩不言搶于何地搶于何日臣且就其疏折之夫該監激變地方在四月十一日火箭齊發煙燄熏天地方救死不暇誰敢搜其鋒者比入臣署迫脅以百餘棍持刀衝突而另留親兵一枝居守仍以火器充械攔當前後監門兩道臣同詣其室該監張目嗔視微有泥賴意兩道臣叱之云庫門封識宛然即卓上擺設一纏不動安得為此昧心語渠聞之口塞此十二日事也及奉旨差官護送地方就兢惟恐有失而謂其有搶劫乎至古田出水麴稅自有司徵解絕無絲毫短少累年稅簿可查且有造麴之人即納造麴之稅何從包攬按籍亦別無業姓者祇四十一年秋冬麴稅例于次年上納起解已當激變之後方在請旨仍收貯該縣耳崇安未解二十七兩之數事亦類此一稱拖欠一稱包攬駕空鑿虛欲陷害地方乃所捏搶銀之人首為林世吉而方塌鼻其家奴也次則張嘉謨曾文宇嘉謨係名色把總物故有年文宇係絲線經紀原非衙門員役不知因何中

傷若林世吉以任子起家郎署向年該監交通紅毛番
世吉倡言不可遂致蠱尾即如變賣疏中薦添御史周
元起以霸占公署為詞所開此釁者因起元不忍桑梓
塗炭抗疏激切遂含沙以洩其私憤耳獨不思舉朝借
劍章滿公車固東西南北之人也為國除姦豈皆有漕
頭圭與之可觀哉若臣不自量首撲兇猷更宜有鷹犬
之詈辱矣乃臣因全疏而得該監侵盜之實不敢不直
陳者蓋福建稅銀六萬兩為額有司奉行務足前數而
後即安從前解內銀兩疏不發抄無從覈其虛實今據
該監之疏開福建每年稅銀五萬內一半解進內庫二
萬五千兩一半解工部助工二萬五千兩外雜費三千
兩滴珠二百五十兩加平二百五十兩合之僅五萬三
千五百兩耳其每年六千五百兩竟無歸著此孰非民
之膏脂可竟置勿問乎有謂該監每遇取解動稱備辦
方物銀三千兩或亦在此數內竊謂方物以孝順為名
宜其自備而亦取足稅銀于名何居然或各省稅監通

例臣亦不敢深求就方物外尚餘銀三千五百兩未經
開載將謂起運路費耶則長途原有勘合之應付將謂
解部雜費耶在該部萬無耗羨之誅求料該監必不敢
以此藉口其為侵匿入已無疑矣每年侵匿多則六千
五百少亦不下三千五百合十六年所積何止十萬而
在外朕削一切無名之征不與焉皇上亦安用此盜臣
為也據自陳疏僅留一二公署尚圖變賣以充國用其
忠亦何如而顯行乾沒其狀若彼不一追究則有限之
民財曷勝此漏卮而此輩尚復知顧忌哉故由前則種
種不法當正典刑由後則飾無為有說詭之罪不容誅
也徵多解少侵欺之罪不容誅也伏乞勅下法司從重
究擬籍沒其家為姦欺悖旨之戒庶法紀修明所全國
體亦不
小矣

潘相江西稅監也上既撤案命相兼攝閩中稅務

四十年
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所奏內官高案不諳事體以致人心不安激變地方撫按官差的當官員伴送來京定奪其原管稅課并魚掘廣東稅務俱著歸併江西藩相不妨原務魚掘督理待三殿工有次第即奏請停止其地方不安撫按官出示曉諭撫綏該部院知道七月十七日邸報到閩然稅進襄蹄俱屬

有司類解藩司轉解相僅使命時一還往不能大為害國初又有提督市舶內官蒞閩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間遣梁著楊某俱正統間遣韋查董讓俱弘治間遣然市舶之設是主貢夷及夷商來市者與今漳稅不同第以均屬稅璫故附列之

論曰以內庭執虎子之人而舌簸憲准手握利權則夫
竊帝之威而厲蒼黔倖人之國以結夷虜彼寧復有榮
名之願禍敗之虞哉阻撓足以制郡縣而橫決且至凌
節鉞山頽海泣霜履永堅自其常勢耳此古人所以嘆
鹿馬之易形而問豺狼之當道也

東西洋考卷八